

字言字語 \ 程靜如

瀛苑副刊

在我的眼底，總有一位老婦坐在昏黃的矮凳上，徒望著遠方，像記憶的延伸，我看見自己徬徨年少的心。在失真的年歲裡，虛假，像空氣一般自由出入，人體，不自覺的，我感染了這種惡習，卻發現，離自己越來越遠。對於日子，穿梭在自己與影子之間，尋找，自己與生活的落差。

「走過一座橋，再走回，那種懸盪在時間與空間之間的搖晃，只敢前看，淨化視覺負擔。」

「將平面及立體旋轉，於眼，從各個角度透視，突破自己的疆界。」

「摒住氣，總在鄙棄自己的同時，救贖自己。」

「看看倒影，模糊而又真實的膽怯。」

「那聲音，一直在耳內延伸，直至思念無法達到的，距離。」

「你，如何形成？」

「我的成型，只是一種意象在眼前擴張。」

「我想改變，朝思想相反的路徑。」

「你只是一條凝固的河流，流穿我的指尖。」

「再回頭，再走一次吊橋。」

「你就是我，剎那的相遇。」

追逐的夢想，卻似一團迷霧，困惑著自己的眼，思考，也模糊了，當我還在生活中猶疑，記憶已在時間裡蒼老。

「精神苦悶到讓我完全不想去面對，生活。」

「我終於相信，生活中的摩擦，是來自於心理不平衡。」

「我沒辦法同他們分享，生活的感受，是心靈的乾涸，在吵雜聲中，我停頓思考的能力。」

「在我的記憶做一次反芻。」

昏暗的斗室，一扇窗，持續我的呼吸，在視線的邊界，放手，累積層層的心事。我總不想洩漏太多，讓人看見，我的叨絮，因此，刻意地隱藏心底的空寂。

「對於空間，甚至對於自己，我的反應，竟是遲鈍。」

「為何感覺，空洞？」

「總是在抉擇中發現，自己的無能。」

「我發現，自己不斷在記憶裡往前跑，追溯心底的遺憾。」

「今夜，我又舉起筆來測量，苦悶的深度。」

「煩悶在心底繁殖，成千上萬的思緒，在疲憊中死去。」

「思路無法前進時，是否就會走向極端……」

「我倒立著思考，像倒敘，往日情懷。」

言語淡泊，生活頓時安靜，想出去走走，將自己放逐在人群之中，顛覆生活作息，我總是費了許多的轉折，才在原點尋回自己。「做了什麼？這些天。」毫無疑問，我在生活，以最簡單的方式，去和自己相處。

2010/09/27